父亲送我去飞行

■张成梁

姜 晨绘

家 人

那晚，火车在大地上奔驰了整整一夜。我的周围非常安静，只有窗外铁轨的声响不时在耳边回荡。我在卧铺车厢休息了一夜，而父亲在硬座车厢坐了一宿。后来，出站时，我才发现他的腿有些不适。每次回想起这些，我都会不禁感到心酸。

那是我第一次跨省出行，从故乡甘肃靖远出发，经兰州中转，到北京参加招飞定选检测。父亲一路陪着我。我收到定选检测通知时，离报到日期仅剩2天。父亲急忙打电话订票，好不容易买到两张硬座票，就抓紧时间带我出了门。

时值6月，天气非常炎热。因为定选检测需要7天，我换洗的衣服和日常用品带了不少，行李有好几个。在收拾东西准备出门的过程中，我心中对未来渐渐升起了模糊的期待。

我和父亲出发时是白天，列车窗外的一草一木清晰可见。随着列车缓缓启动，窗外熟悉的景物渐渐远去，全新的风景扑面而来，我心里不禁有些兴奋，一路上都在和父亲聊天。我没有意识到，眼前这熟悉的黄土高原，将从此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。

一路向东，时间久了，兴奋的感觉渐渐平缓了下来。由于长途久坐，血流不畅，我的腿有些浮肿，疲惫和不适感也愈发明显。入夜后，我更觉难受。硬座车厢里，人挨着人，大家睡觉只能坐着或趴着。我困到极点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到了凌晨，我隐约感觉被人轻轻摇了摇，睁开眼睛，是父亲。

“跟我来。”父亲说。

父亲带我来到软卧车厢，安顿好我后，转身就要离开。

“你呢？”我问道。

“你不用管我，赶紧休息。”父亲又叮嘱了我几句，就离开了。

就这样，几个小时后，我安安稳稳地睡到了北京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父亲不知道跟别人说了多少好话，花了359元，才换得那张软卧票。

在当时，对并不富裕的我家来说，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。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种地养家、看天吃饭。记得父亲有一次买裤子，为了省5元钱，跟店家讨价还价了很久，最终没有成功，还是没舍得买下来。

后来，我偶然间读到一段描写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话，再联想到这件事，才突然意识到这份家人期许背后的分量。那段话这样写道：“少不更事的年纪，得了父母‘馈赠’，我们总是那么安心、轻松地接受了。其中的心意、付出，直到很多年后才慢慢回味出来。感动、心疼又不安……种种味道交织在一起，很难说出口。我们想做些什么来回报他们，可到头来才明白，他们需要的很少，想要给予的却更多；他们的心愿很简单，只是希望儿女过得好……”

列车到达北京西站，已是次日下午2点多。出站时，父亲将所有行李都抢过来，扛在自己的肩上。不巧的是，出站的扶梯因临时检修无法正常使用。于是，父亲背着大包小包，艰难地走向出站口。我紧跟在他身后，托着背包的底部。沉甸甸的行李，压得父亲的背有些佝偻，他额头上的汗不断地往下掉，每一步都迈得相当吃力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那条斜梯很长很长，似乎怎么也走不到头。多年以后，我始终忘不了那一幕。如今，每次读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，我都会想起父亲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
定选检测期间，根据统一安排，我住在招飞中心宿舍，全程闭环管理，不能外出，每天忙着体检上课，顾不上问问父亲住在哪里、吃了什么。这其实也是父亲头一回出远门。在陌生的城市里，他独自一人究竟是怎么过的，我至今没有答案，也不敢问起，怕自己会忍不住红了眼眶。

所幸，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，顺利通过招飞定选。高考成绩公布后，我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，成为当年县里唯一的飞行学员。

录取通知书下来后，父亲的欢喜溢于言表，早早就琢磨着买票送我去学校。

“我没当过兵，但我知道当兵得吃苦，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不能怕苦怕累”“到了学校要听话，老师叫干啥就干啥”“好好学飞行，咱黄土地也能飞出金凤凰”……不久，父亲和我踏上了从甘肃靖远到吉林长春的旅程。其间，我们经历了3次中转换乘，全程40多个小时。父亲一路上又给了我很多叮嘱。

后来，我军校毕业、分配到部队工作，父亲很少再过问我飞行的事情，只是一直默默关注、关心着我。他看到有关飞行事故的新闻，会非常担心，但从没和我说起过。只是母亲偶尔会在电话里和我聊到：“你爸最近老说，你好长时间没和家里联系了，是不是部队有啥事……”

我想，父亲这样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或许从未曾想过，自己的孩子长大后能够在海天翱翔。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很放心地让我飞，越飞越高，越飞越远，飞到祖国需要的地方。因为，这么多年，我每次回家，他的嘱咐总是那么相似：“不要怕苦怕累，你就听党话、跟党走，党叫干啥就干啥。”

（唐 俊参与整理）

那年那时

五星面包

■陈柏清

那天晚上，我做梦竟然笑醒了。爱人推我：“做什么美梦了，笑得这么大声？”

我说：“梦见我爸又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做面包了。”

父亲会做面包。他刚入伍时，常去炊事班帮忙。炊事班有一名战士，会做各种点心。父亲每次去帮厨，这名战士都会给他讲一两种点心的做法。久而久之，父亲就学会了如何做面包。

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喜欢吃面包。哥哥姐姐们小时候，父亲给他们买面包。随着家里孩子渐渐多了，父亲决定按照当年那名炊事班战士教的方法，亲自给我们做面包。当时，家里没有烤箱，材料、工具也不像现在这么齐全，父亲为此想了很多办法。比如，他学着用木头做了面包模子；附近的老乡家养了只奶羊，有喝不完的羊奶时，父亲就去买回来；他还会去军人服务社淘鸡蛋、白糖，运气好的时候，还可以买到黄油和蜂蜜。

父亲做面包的方式很特别。他做面包的时候，会把我们都赶到院子里玩，不许我们看，自己一个人在里边鼓捣，“闭门造面包”。我们问母亲：“爸爸在做什么？”母亲会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们的爸爸在执行任务。”我们继续追问：“爸爸执行什么任务呢？为什么在家里执行呢？”母亲捂着嘴乐，被问得急了，就说：“你们的爸爸在发报。”

这时，年纪大一点的姐姐神色便很紧张，领着我们一群弟妹像“小鸽子”一样跑到远一点的台阶下面。可是，不一会儿，家里便飘出一股香甜的味道，先是一丝丝的，然后越来越浓。我们玩不下去了，一个个循着香味溜到门边，透过门缝往里看。此时，坐在台阶上做针线活的母亲看到我们这个样子，就会忍不住“咯咯”地笑。

有一次，父亲猛地打开门，把我们抓个正着。我们像受惊的兔子，忽地散开。父亲笑嘻嘻地走出来，把洗干净的模具晒在院子里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挤进屋子：“好香啊！可是香气是从哪里散发出来的呢？”我们一个个噘起嘴巴，抽紧鼻子使劲儿闻。“厨房！”我们冲进厨房，可似乎又不在厨房里。“卧室！爸爸的书房！”我们像一群寻找鲜花的小蜜蜂，挨个屋子“飞”。最后，大家把目标锁定在三个哥哥的小卧室。他们卧室的北窗下，挂着一个竹篮，母亲有时会在里面放一些豆腐干、咸鸭蛋之类的吃食。哥哥姐姐断定香气就是从那个篮子里飘出来的，而且篮子里似乎还若有若无地冒着热气。这时，三姐姐被派去门口“侦察”，大哥哥说：“要是妈妈来，你就学小猫叫，要是爸爸来，你就学小鸡叫。”任务分派好后，大哥哥就站到床上去够篮子，可是篮子挂得太高了，够不到。大姐姐又把三个哥哥的被子、枕头摞起来，让大哥哥站上去，可还是够不到。最后，还是二哥哥想出了办法，让我骑在大哥哥的肩膀上。后来，我不负众望，双手把篮子摘了下来。

“好香啊！”我们的小脑袋都凑到一起。篮子里，军绿色的搪瓷盆盖着纸，散发着浓浓的香气。大哥哥揭开一角，我们使劲看：“啊！五角星形的烤馒头！”这时，大哥哥把纸盖好，端着盆子说：“我们去问爸爸吧！”大家排好队往门外走去。

此时，父亲正站在台阶上跟母亲说话。三姐姐还猫在门后，探着小脑袋“监视”。哥哥说：“爸爸，我们找到了这个！”父亲和母亲同时哈哈大笑起来。父亲摸了摸哥哥的头，说：“你们这群小家伙，厉害了！快吃吧，这是我给你们做的面包！”从那以后，我们便把父亲的烤馒头叫“五星面包”，因为它们都是五角星形的。我们还把“父亲做面包”叫“发报”。如果我们看见他买羊奶，四处淘食材，洗五角星形的木头模子，我们就会用眼神彼此告知：爸爸要“发报”了，注意面包动向！父亲每次做好面包后，都会把面包藏起来，开始会藏在一个地方，后来就分别藏在几个地方。我们吃完一处，再奔赴下一处寻找，就像执行任务的小分队。最不靠谱的是，父亲有一回竟然把面包藏在院墙的南瓜叶下，结果被隔壁张叔叔家的小鸡啄得像马蜂窝似的，只好索性都给他家的小鸡吃掉了。不过，张婶婶知道后，给我们每人买了一个真正的大面包。

多年后，我问父亲：“那时，为什么做面包不让我们看，这里头真的有秘密吗？”

父亲笑了。坐在一旁的母亲说：“哪有什么秘密！头一次，你爸爸是怕丢手艺，后来是觉得这样更有趣。他呀，是想在有限的时间里，多给你们一些欢乐和童趣，弥补工作忙碌顾不上陪伴你们的缺憾！”

母亲一句话醍醐灌顶。父亲工作一直非常忙，即使母亲带我们随军住在部队大院里，一家人还是聚少离多。父亲只要回家，从来不睡懒觉，总是给我们做面包，陪我们做游戏，帮母亲分担家务。从小到大，我们从未感觉父爱缺失。这也许就是父亲身为一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，他不光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，也努力扮演好丈夫和父亲的角色。那些关于“五星面包”的往事，装点了我的童年记忆，让我至今想起，仍然倍感温暖。

家庭秀

你的眼睛
涌动着万里海浪
你的鼻翼翕动着
海草的清香
你的嘴巴停泊着
海风的微笑
你望向孩子的一刻
目光更加明亮

李学志配文

定格 淮南舰教导员谢长洵在海外执行护航任务期间，女儿出生了。他所在的护航编队将孩子的照片打印出来送给他。图为谢长洵见到女儿的照片时欣喜的样子。

马玉彬摄

海上明月寄乡思

■张峻生 本报记者 向黎鸣

故乡情思

那段日子，对外通联的电话线路不通。有好几次，赵成龙都想问问通信班长，什么时候才能接通线路。当然，他很清楚，这可不是一个老兵该有的念头。

这是赵成龙第二次执行护航任务。出发前，在视频通话中看到父母花白头发的那一幕，这些日子总会时不时浮上他的心头。

赵成龙的父亲也曾是一名海军战士。6年的军旅生活，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，行走坐立皆“有范儿”、家里的被子必须叠成“豆腐块”……在他的影响下，赵成龙和哥哥赵成金从小就有个当兵的梦想。

2000年，赵成金入伍；一年后，赵成龙也入伍。在送行的站台上，父亲对他们说了同样的一句话——“去了部队要肯吃苦，才会有出息。”

在部队里，赵成龙和赵成金一有时间就会打电话给对方，彼此相互鼓励。那年，赵成龙考军校失利，萌生了退伍的念头。不久后，他在国防军事频道《军事纪实》栏目看到了哥哥赵成金被评为“十大特战狙击手”的新闻，心中感到非常振奋。节目结束后，他接到了赵成金打来的电话：“这次没考好没关系，没有什么成功是一蹴而就的，你别轻易放弃。”最终，赵成龙选择留在部队，并通过自己的努力，立功提干。

入伍这些年，赵成金经常带队参加各项重大任务和军事比武，赵成龙也因为工作任务繁重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。直到今年元旦，一家人才拍摄了一张“全员在位”的全家福。

此次护航前，赵成龙给家里打电话。父亲说：“我当兵那会儿，出海机会很少；现在，咱们的海军强大了，你有这么好的机会，就替我多出去看看。家里的事不用操心。”带着父亲的心愿，赵成龙踏上远航的征程。

“通讯恢复，电话可以正常使用了。”这天，通信班长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。

“爸，你做啥呢？妈呢？”

“你妈在带小佳依（赵成龙的孩子）。跟你说，她已经会站了。”父子俩拉起了家常。

“爸，我跟哥都不在家，你和妈一定要多注意身体。”

“多操心操心你的兵，不用担心我们。他们年纪都比你小，你对他们上心点，人家父母也放心些。”父亲在电话那头嘱咐着。

那个夜晚，月光洒在亚丁湾的海面上。赵成龙和战友们坐在月光下，一起聊起了远方的家人……

爱在咫尺

■干亚东 张 耀

两情相悦

那天，刘偲接到妻子李洁打来的视频电话：“高原上天气冷，你要多加衣服。”还没等刘偲说话，李洁又补充道：“你腿脚有风湿，我给你买的膏药一定要记得贴。”看着妻子温柔的眼眸，一阵暖意涌上刘偲的心头。

2010年，刘偲军校毕业来到川藏兵站部队。也是在这一年，刘偲和高中同学李洁确定了恋爱关系。那时，川藏线的路况不太好，沿线许多地方没有手机信号，还经常发生塌方、泥石流。有一回，刘偲执行进藏运输训练任务前，李洁不放心，不辞辛苦地从四川成都赶来驻地送他。

那时，刘偲和李洁常常聚少离多。在刘偲出任务时，李洁会在纸上写下沿线地点的名字。等刘偲安全到达，给她打电话报平安时，她就会在那个地点的后面打钩；当所有的地点上都被打上两个钩后，就代表刘偲顺利完成任务了。到了结婚前，李洁可以不用打钩，算着日子就知道刘偲快回来了。

婚后不久，刘偲开始担任连队的指导员，平时工作比较忙。只要他不上川藏线执行任务的周末，李洁都会驾车来看他。久而久之，李洁与刘偲任职连队的许多官兵家属都熟络起来。2014年底，连队的一名班长向洪森上士服役期满，觉得之前亏欠家人太多，萌生了退役的想法，但妻子希望他继续留队服役。李洁得知后，便邀请向洪森夫妻俩来家里吃饭，与向洪森的妻子一同劝说他继续服役。最终，向洪森下定决心留队。

2017年春节前，李洁的预产期将至。一天，她像往常一样在医院给病人做诊疗时，一阵腹痛突然袭来。她来不及多想，赶忙到同院的妇产科找同事帮忙。同事要通知家属到医院陪护时，才得知刘偲因为执行任务无法赶回来，只能通知李洁的父母。后来，刘偲赶到医院，看到李洁苍白的脸，不禁红了眼眶。在除夕那天，李洁顺利生下了一对龙凤胎。

去年5月，刘偲接到命令，前往海拔近4000米的某高原兵站工作。对于这次工作调整，李洁一如既往地支持。在刘偲出发前，她再次驾车从家乡遂宁赶来驻地送他。

这些年，在李洁的支持下，刘偲工作表现非常优秀，多次被表彰为“优秀共产党员”“优秀政治机关干部”。李洁也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负责地工作，诊治病人6000余人次，多次参与省市重点医学科研项目，还在不久前被评为遂宁市“最美军嫂”。

那天，高原气温骤降，刘偲的风湿又犯了。睡前，他将妻子寄来的膏药贴上后，拿起手机给她发了一条信息：“身在天涯，爱在咫尺。”